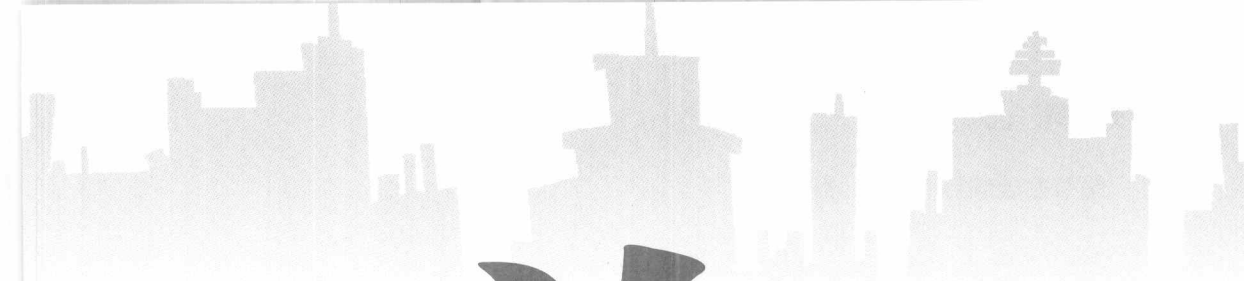


泡沫

刘 鸿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泡沫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刘 鸿 201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泡沫 / 刘鸿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0.9

ISBN 978-7-5313-3806-2

I. ①泡… II. ①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72555 号

泡沫

责任编辑 郝庆春

责任校对 范丽颖

装帧设计 马寄萍

幅面尺寸 170mm×250mm

字 数 305 千字

印 张 17.25

插 页 2

版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9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 (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www.chinachunfeng.net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辽宁奥美雅印刷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3806-2

定价:30.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391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024-83812199

序

——谈“泡沫”

泡沫这个词时下很流行，经济学家老讲“经济泡沫”和“泡沫经济”，关注房地产的人士老谈房地产泡沫，关心股市的人老说股市泡沫，还有好几个作家以“泡沫”来命名自己的作品——日本的渡边淳一，美国的卡尔弗利，中国的蔡萱都出版过名字叫《泡沫》的长篇小说。我的长篇小说《泡沫》第一版是一九九六年五月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九八年，我又将其改编成了二十集电视连续剧，由中国电影公司和天津电视台联合拍摄并在全国部分电视台播出，产生过一定的社会反响。

因为出版过《泡沫》，又一直在做房地产，过去还喜欢炒股票、炒期货，所以，对“泡沫”这个问题，我有一些切身的感受和深入的思考，现在借《泡沫》重版的机会将我的感受和思考写出来，与大家分享，内心也希望对读者朋友有所裨益。

泡沫本是一种自然现象，指分散在液体或固体中的气泡。因为泡沫空心，非常不实，容易膨胀，也容易破碎，所以，人们就把不实的增长、过高的价格、虚假的繁荣等经济现象叫泡沫经济，而把大起大落、华而不实、最终幻灭的人生叫做泡沫人生。

首先，我谈谈泡沫经济。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的经济周期总结为“危机—萧条—复苏—繁荣”四个阶段的循环往复。其实，这也就是泡沫从形成到破灭到再形成的过程——繁荣的最后一个阶段就是泡沫最大的时期，五光十色，绚烂无比，可再往前走一步，就破灭了，形成危机，哀鸿遍野，满目疮痍，萧条和复苏则是泡沫形

成和发展的过程。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自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形成发展以来就从没停止过，像一七八八年英国的经济危机，一九二九年美国的大萧条及二〇〇八年的金融危机属于全球性的大的泡沫的破灭，像荷兰郁金香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上个世纪末日本的泡沫则属于单个国家的泡沫，像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海南的房地产泡沫则属于局部区域单个行业的——我是这次泡沫的亲历者，我的小说《泡沫》就是对这次泡沫自产生到破灭全过程的真实描写和反映。

泡沫经济由来已久，而且不可避免地还会发生，只是形式和花样会发生变化，那么，产生泡沫经济的原因何在？我认为根本原因有二：其一，人或人类的不可控制的欲望；其二，市场经济不可替代的虚拟货币（人为发行的没有使用价值的纸币及电子货币）。第一个原因很好理解，因为一切的经济活动都是人们创造和追求物质财富的活动，而人们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和占有是没有止境的，财富的确是越来越多，分配却越来越不公，经济泡沫越吹越大，直至人们无能或无力管理而破灭。我着重谈谈第二个原因——虚拟货币因素。在没有货币的物物交换时代是不可能产生泡沫经济的，而在金银货币时代，泡沫也很难产生。为什么进入虚拟纸币时代之后泡沫经济就频繁出现呢？因为谁也不知道货币发行的尺度是什么？什么时候发行多少数量的货币是合理的？因为货币流通速度、价格总水平、国民生产总值都是测不准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不是说过一句名言：若是出现通缩，就应开着飞机从天上撒钞票。而发行或印刷货币是如此之容易，只要当权者或决策者决定发多少就可以发多少。美国现在是世界货币（美元）的主宰者，它想让世界经济膨胀，它就多发美元，让美元贬值，并以此来掠夺中国和全世界的财富；它想让世界经济收缩，它就收回美元，让美元升值，造成世界通货紧缩、产生经济危机，让泡沫破灭，以索罗斯所掌控的基金、高盛投行等为代表的国际金融炒家通过美元的一涨一跌在所谓合法的金融市场上大肆巧取豪夺全世界人们的财富。中国解放以前，国民党政府也以滥发货币的方式，搜刮民脂民膏，其臭名昭著的金圆券的发行导致了世界历史上最恶性的通货膨胀，并由此让民心尽失，最终使国民政府垮台。我们现在的政府也同样面对这个问题。现在我们所谓的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就是货币政策——多发货币还是少发货币，提高利率，还是降低利率；人民币一发多了，就流动性过剩，股市飙升，房价飞涨，出现泡沫；一收缩人民币，就价格下降，企业倒

闭，失业增加，泡沫破灭。经济泡沫就在这一张一弛，一紧一松的过程中形成并破灭。

在虚拟货币时代，因为货币发行的不可确定性和主观随意性，泡沫经济基本不可避免，所以，大家也不必太害怕泡沫——害怕也没用，反正是逃脱不了。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怎样认识泡沫所处的阶段，使自己从泡沫的形成、生长、膨胀和破灭的循环中赚到钱而不要让自己辛辛苦苦积累的财富毁于泡沫的破灭之中。这个问题从理论上分析似乎很好解决，不就是逃顶嘛，在泡沫破灭之前将价格高企的资产——股票、房产、资源等全部卖掉，持有大量的现金，等到其价格下降到一定的程度后再买进来，而现实的情况却往往是相反的——大多数人总是在资产价格贵且快速上涨的时候（泡沫膨胀阶段）买入，跟着泡沫一起膨胀直至破裂，而在价格下跌和相对便宜的时候卖出。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价格何时是顶？泡沫何时破裂？这是非常非常难以把握的，而芸芸众生贪婪与恐惧的心理更加强了这种把握的难度，而当泡沫一旦破灭，价格下跌极为迅速，根本无法马上卖出。因此，无论在哪个投资或投机市场——股票、期货、货币、房地产，都是多数人亏本，少数人赚大钱。有人把这归于“二八定律”，归于命中注定。根据我的投资经验，经济泡沫的破灭一定是有先兆的，掌握内部消息的人自然可以从中大发横财，少数敏感的投资者也一定能从场内场外闻到泡沫破裂前的疯狂气息，所以，总是有小部分投资者能在泡沫破灭之前逃掉。问题是大多数投资者怎么办？不参与是不现实的，因为有时候把钱存于银行损失会更大。我认为最有效的规避泡沫破灭风险的办法是学习经济学知识，树立好的投资观，比如“平均成本、价值投资”，“精心选择，择期持有”，“控制杠杆、不求暴利”等等，当然，好的心态，好的运气、好的价值观也会让人从泡沫经济的产生与破灭中增加收益，减少损失。

总而言之，就人类现有的智慧和现存的政治经济秩序，泡沫经济和经济泡沫伴随着经济的增长会经常发生，而且长期都不可能消失，无论什么制度，无论什么学派对此都无能为力。在与泡沫共舞的时代，我们普通百姓一定要时刻警惕，谨慎理财，捂好自己的钱袋，既不要因通货膨胀使自己的财富大幅缩水，更不要因泡沫破裂使自己血本无归、倾家荡产，最好是在泡沫中发财致富——经常逃顶抄底成功！

泡沫经济谈完了，现在开始谈泡沫人生。

何谓泡沫人生？我在前面已给它下了定义，就是大起大落、华而不实、最终幻灭的人生。那么产生泡沫人生的根源是什么呢？就是欲望与能力的不平衡。当有限增长的能力难以管理无限膨胀的欲望时，事业的泡沫就破灭了，人生的悲剧就发生了。欲望是人的本能，无所谓好与坏，善与恶，且伴随生命始终，欲望没了，生命也就完结了。欲望既是人类进步的动力，又是给人和人类带来痛苦与毁坏的根源。问题是欲望这把双刃剑极难把握，极难控制，你欲望小，被说成是不思进取，无所作为；你欲望大，又被说成是狼子野心、“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欲望的天平在哪里？被古代圣贤称为人之本性的食色之欲已造成了数不清的人间悲剧，更何况权力之欲、荣誉之欲、占有之欲？欲望既是如此难以把控，人对自身的不断变化的能力则更难认识清楚。因此，泡沫人生也是很普遍的现象，在欲望和能力稍强之人身上就更容易发生。普通人的泡沫人生主要是影响自己及周边人，而有些大人物的泡沫人生可是影响深远，贻害无穷。

有两类人最容易出现泡沫人生：一类是政治家，一类是企业家。

先谈泡沫政治家。泡沫政治家大多是野心勃勃、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他们总想往上爬，总想掌握更大的权力，管更多的人和事。他们最初都是“想当元帅的士兵”，当了元帅后，还想当大总统。有些极致的泡沫人物，他们甚至想把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强加给全人类，把自己的信仰和主义在全世界推行，要征服全世界，像拿破仑、希特勒就是非常典型的泡沫政治家——已把大部分欧洲都征服了，还不满足，还要进攻俄国，进攻全世界。结果如何呢？泡沫破灭，惨败收场——一个囚于圣赫勒拿岛被毒死；一个在全军覆没后携情人自杀于地下室。为什么他们开始节节胜利，当战场越铺越大就开始失败？因为情况不熟了，信息不通了，军队战斗力下降了，总之是能力不够了。是泡沫必然破灭。自人类起源至现在还没有出现过可以征服和统治地球的人和组织！成吉思汗虽然横扫了欧亚大陆，但也没有完全统治起来，就很快灭亡了。泡沫政治家曾经光芒四射、虚华无比，他们本人死不足惜，却给世界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所以，善良的人们千万不要被那些政客的似是而非，煽动性极强的泡沫语言所迷惑而上他们的当，一定要理性思考，不盲目崇拜所谓的“领袖”，防止泡沫政治家的出现！

下面再谈谈泡沫企业家。社会赋予企业家的任务是创造财富。财富积累

得越多，企业规模越大，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就越高，就越受人尊敬。因此，绝大多数企业家总是使出浑身解数想把自己的企业弄大，挣更多的钱。问题是企业越大，钱越多，对企业家能力的要求也就越高。企业规模扩张的过程也就是泡沫膨胀的过程，当企业的规模扩张到企业家不能驾驭的时候，就是泡沫破灭的时候。这个道理很容易理解，绝大多数搞企业的人都知道。难的是自己的能力有多大，很多人都不知道。当市场形势好，企业做得顺风顺水，挣了不少钱的时候，便会有一班人围着企业家吹牛拍马、歌功颂德。企业家在这种氛围下很容易昏昏然、飘飘然，认为自己有比尔·盖茨、巴菲特或李嘉诚之能，只要加大投资、扩大规模，便能迅速成为世界首富或华人首富，于是，便开始高利息融资，高杠杆负债，大干快上，奔马加鞭，于是，泡沫快速膨胀。但是，当通缩来临，市场下滑，银行逼债，企业资金链在不堪重负下而断裂，吹大的泡沫一下就破了。泡沫破灭下的企业要么破产，要么被人收购；企业家则要么身败名裂、身陷囹圄，要么负债累累，远走他乡！南德、德隆、托普、三九、东星等众多企业泡沫的破灭盖莫如此。那么，企业家该怎么防止泡沫或泡沫破灭呢？首先不要一味追求做大，而要追求做强；其二，不要盲目追求规模，而要追求利润；其三，当飞龙在天，万分得意之时，一定要有所改变，有所收敛。一个人辛辛苦苦积累一定的财富而成为一个企业家或老板是很不容易的事情，所以，企业家朋友千万要谨慎，不要贪图虚名，不要想当首富，而要量力而行，审慎决策，使自己的企业基业常青！

泡沫经济也好，泡沫人生也罢，都是一个形象的比喻。世间万物如泡沫之物还很多很多，说到底泡沫是一个能量平衡的问题。当代最杰出的科学家史蒂芬·霍金说过宇宙就是一个正在膨胀的大泡沫，当其能量耗尽的时候，宇宙也将收缩、坍塌。能量和能量的输入可以使各类泡沫坚久不破，并五光十色，鲜艳夺目。因此，我们要尽可能多地吸取能量，尽可能快地提高能力，以应对自己和社会的各种泡沫。

我的小说《泡沫》既是写房地产泡沫，更是写企业泡沫、人生泡沫，认真读完后，你一定有收获！

二〇一〇年五月于北京

第一部

江鹏高坐在中南省省委副书记程光天书房里的红木椅子上。他低垂着头，不敢正视坐在他对面书桌旁的省委副书记。程光天副书记个子不高，块头也不大，脸膛虽然方正有态，可眼睛却是暗暗的，像老井一样深邃难测；他那看似和蔼平淡的神情中总是透出一股威严，似乎有一种让人不可捉摸的神秘力量。江鹏高心里忐忑不安，紧张异常，仿佛有一个老鼠在他的胸膛里上下蹿动，他高大的身躯在微微哆嗦，那神情就像一匹受了伤的野马。江鹏高内心好像很希望程书记讲话，又好像极害怕他开口，因为他不知道程书记今晚叫他来是要告诉他什么结果。

程光天的书房，一般是不让人进去的，不仅普通老百姓和一般干部难以进去，即便是中南省的主要头头和所属地市与厅局的领导也难以进去，就连他的妻室儿女不经许可也是不准进去的。这不是因为书房里藏着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也不是因为里面装饰得太豪华精致，怕人弄脏碰坏。书房其实很普通，藏书也不多，唯一觉得其与众不同之处，就是那几张显得古香古色的红木雕花椅子。程光天之所以这样看重他的书房，是因为他把这书房当做了他保存文件、思索时局、谋划未来的地方。这样重要的地方当然不能轻易让人进去。能够进程光天书房的主要是以下两种人：一是他的久经考验的政治亲信；一是他打算马上提拔重用的人。

江鹏高是能经常踏入程光天书房的很少几个人中的一个。从程光天做县委书记起，江鹏高就开始做他的秘书，一直做到他当省委副书记。跟着程光天，江鹏高在地域上从小县城进到了大省府；在地位上由一个普通的工农兵

大学毕业生成了省委书记的贴身政治秘书；在年纪上也由一个毛头小伙变成了年富力强的中年人。当他满四十岁的那年，程书记不再让他做秘书，安排他当了省计委的副主任。在省计委副主任的位置刚干满三年，程书记又提拔他当上了雁州市的市委书记。江鹏高是非常庆幸自己跟正了程光天的，不然的话，他怎么会成为众人瞩目、光芒四射的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呢？怎么可能刚过四十就成为管辖几百万人口，几万平方公里土地的地级市的一把手呢？那些与他一同出道踏入仕途的同学和同事，现在大多还在为七品芝麻官奋斗呢。因此，江鹏高心里一直很感激程书记，不仅把他看成自己的领导和长辈，还把他当做栽培了自己的恩人。程书记对江鹏高也是既信任又器重，想培养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江鹏高与程书记的这种不同寻常的关系，使他过去可以经常进入程书记的书房，同程书记谈论古今、研讨政策、交流信息、商定要事。过去，他每次来程书记的书房，总感心情舒畅，并满怀希望。他两次提拔升迁的消息都是程书记在这里告诉他的。然而，此时此刻，江鹏高是怎么也高兴不起来了。

“常委会对你的问题已做了处分决定：党内记大过一次，行政职务降半级，调省志办当副主任。”程书记在抽完了第三支红塔山牌香烟之后才开始讲话，声音不大，可语气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失望和无奈。

“噢！省志办……副主任……”江鹏高这时候才抬起头，神情有些木然。处分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以为他会平静地接受处分，但当他从程书记嘴里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心里还是非常难过。

“你的事闹得满城风雨，不给处分是难以服众的。大家都知道你是我的，所以，我也不好多说什么。”程书记叹了口气，“英雄难过美人关呀！”

“我接受处分，可干吗要调省志办呢？程书记，我今年才四十五呀！”江鹏高在慢慢地恢复平静。把他调到省志办做副主任，虽然职务上只降半级，可他觉得那无异于枪毙了他的政治生命。江鹏高在政界混了几十年，深深地懂得政治的核心就是权力，而权力又是与其所在的部门和所在的位置紧密相连的。省志办差不多是最没有权力和最不引人注目的部门。这种地方，江鹏高认为只适合日薄西山的即将离退休的老头去干。

“省志办有空缺。再说省志办汪主任过两三年就要离休，他离休之后，你就可以接替他当主任，恢复正厅级，待以后风平浪静了，再考虑挪动。”

江鹏高想说到那时你说话还管用吗，可话到嘴边却变成了：“几年之后，

我年纪大了，省委领导班子也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

程书记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心里顿时冒出一股火来，说道：“你又不是没有去过要害部门，又不是没有当过重要角色，你自己不珍惜，怪谁呢？”

江鹏高知道已经没有改变什么的希望了，便努力以诚恳的语言和谦逊的态度对程书记道：“程书记，我不争气，对不起您，但您对我的栽培和恩德，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只要您以后还需要我，无论干什么，我仍然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不过，在我上任之前，我希望程书记批准我休息一段时间，调整一下心态。”

“这没问题，我跟组织部打个招呼，准你两个月假。”程书记抽了口烟，沉吟了一会儿，又说：“鹏高呀，这件事到此就告一段落。你不要灰心丧气。一个人既要能享受顺境的得意，又要能忍受逆境的艰辛，要有一点承受力。摔倒了，要爬起来，继续前进。我对你还是有信心的。”

“程书记，谢谢您的鼓励，我会挺过去的。”江鹏高站起身子，“您早点休息，我告辞了。”

“慢着，”程书记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文件，递给江鹏高道，“这是小平同志南巡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记录，作为中央文件发下来的，过些日子可能会公开发表。我认真看了，有些新东西，你拿回去好好看看。”

“好的。”江鹏高接过文件，放入包里，与程书记握了握手，说道，“谢谢程书记，再见。”

二

江鹏高离开程书记的小楼，迎着早春夜晚凛冽的北风朝自己在省委大院里的家走去。

自省委组织部通知他停职反省至今，时间已过去了一个多月。这段时间，他待在家里，白天不敢出门，怕见到熟人，只到晚上，他才出门去有关领导家说明情况。这个他生活了近十年的，熟悉的、美丽的，他曾经可以昂首挺胸、趾高气扬进进出出的省委大院，现在，他只能在夜晚无人的时候，才能出来欣赏她、享用她。每当他漫步在弯弯的小路上，看着那雄伟的办公楼、那精巧的别墅、那竹林、那果园、那湖水，他脑子里就涌出南唐后主李煜的词句：“雕阑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

向东流。”

今天晚上，也许是处分已成了定局，在回家的路上，他心里便少了几分伤感，而多了几分思虑。刚才程书记讲过的“英雄难过美人关”那句话一直在他脑海里回旋。

自己算不算英雄，鹏高想得并不多，但没过美人关，栽在了女人身上，这是事实。出事之后，他曾经闭门不出，非常冷静地审问过自己：同赵楚姻的关系，是自己的非理性的轻率之举，还是自己身心的真正需要？审问的回答是那是自己身心的真正需要。他认为男人，无论是英雄，还是懦夫，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都喜欢年轻漂亮，性感迷人的女人。这种观点既来自他的自身感觉，又来自他的理性认识。他认为一个男人一辈子只同一个女人发生性关系并不见得是最符合人性的，他甚至觉得男人的本性就是想同更多的自己喜欢的异性做爱。他想，在中国古代，不仅帝王是三宫六院，美女如云，诸侯是妻妾成群，钗裙扎堆，普通人家，只要能养得起，也是三妻四妾；近代的许多风云人物和文人墨客，不也是只见新人笑，哪闻旧人哭；外国的洋鬼子，更不用说，几乎所有的人婚前便与异性同居，婚后在性方面也是很开放的，即便像罗斯福、肯尼迪那样德高望重、声名显赫的总统，不是也都有自己的小情人吗？找一个漂亮迷人，喜欢自己，自己也喜欢的情人，他觉得这是他许久就有的愿望。而且，这种愿望随着年纪的增长，地位的升高以及老婆的变老变丑，似乎在不断地加强。

过去，江鹏高在省机关工作，吃住在家里，上有领导的注视，下有老婆的看管，找个情人是很不方便的。因此，虽然也曾有几个女人使他动过心，但他还是压制了自己。自从提拔到雁州市当市委书记，他单枪匹马，领銜上任之后，他便觉得自己跨入了一片相对自由的天空，如冲出了闸门的水，可以自在地流淌。老婆当时嚷着要同他一起下去，他说要不了多久他又会调上来，没同意。他与老婆已过了二十几年的夫妻生活，朝夕相处，夜夜同床，他腻味了、厌倦了。这如同一个人天天吃同一道菜，有什么意思？鹏高心里很早就想一个人出外面潇洒潇洒，放松放松。在雁州市，他是一把手，至高无上。尽管有不少同级干部心里嫉妒他，可表面上对他还是很恭敬，因为他们都知道江鹏高是省委书记的红人，说不准哪天就会进省委领导班子。江鹏高在自认为掌握了雁州市委的权力之后，压抑了许久的找一个情人的愿望，就像吃进肚里的压缩饼干一样膨胀了起来。这种愿望终于在赵楚姻身上变成

了现实。

直到现在，江鹏高仍然不认为自己同赵楚姻之间的事本身有什么错。他觉得错的是自己没有把这件事包装好，隐藏好，处理好。由此，他有点埋怨赵楚姻。要不是那天中午，赵楚姻打电话给他，说她丈夫出差了，要他过去，他是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去她家里的，那他与赵楚姻的交欢就不可能被返回来拿东西的她的丈夫撞上，那她丈夫也就不可能大吵大闹，搞得满城风雨、路人皆知。他知道男女间的事只要不当场抓住，那就说不清，道不明了，就成了一桩无头公案。当然，在这件事上，他更多的是埋怨自己：一是埋怨自己的官做得还不够大，他认为要是他的官再大一些的话，这种生活小节方面的问题是不会上纲上线的；二是埋怨自己不应该选择一个有夫之妇做情人。他想当时要是找一个没有丈夫的女人做情人，无论是大龄女青年，还是离了婚的少妇，就不仅可以减少来自女方丈夫的风险，还可以给自己增添几分风雅之气；即便让人知道了，也关系不大，别人只不过说他是风流书记而已；而这种风流韵事，现代社会的人们已经看得淡多了。这些都是事发之后，江鹏高冷静状态下的思考。当他与赵楚姻情投意合，打得火热的时候，他只晓得尽情地享受赵楚姻的美丽、温柔、少妇的风韵、知识女性的优雅和现代女子的开放以及偷情之后的战栗的快乐。他连自己是市委书记都忘记了，还怎么会考虑什么有夫之妇和有妇之夫呢？如今处分已定，大势已去。江鹏高只能哀叹自己运气不好，埋怨自己谨慎不够。他认为这件事要是不败露的话，他不仅可以继续冠冕堂皇地做他的市委书记，还可以继续享受赵楚姻。

江鹏高走至蓉湖边，找了张椅子坐下来。西北风吹打着蓉湖四周的树木和竹林，发出哗哗的声响。幽暗的湖水也在大风下翻着波浪。江鹏高感到周身寒冷，便将黑呢大衣紧了紧。他仰面望着头顶上星光闪烁的辽阔深蓝的天空，一颗流星正划破夜空，瞬间便消逝得无影无踪。江鹏高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觉得自己也像这流星一样，很快就要在中南省的政治舞台上消失。而对这，他是多么的不甘心啊！

江鹏高虽然是农民的儿子，可他上过大学，尽管是工农兵学员，没学多少东西，却得到了一张对以后提拔升官很有用处的大专文凭。由于他有文凭，又肯干，事业心也强，还会讨上司的喜欢，加上运气好，跟正了程书记，所以，仕途通达，无波无浪就做到了市委书记。随着政治地位的升高，

见识和眼界的扩大，江鹏高在政治上的野心也与日俱增，他觉得自己现在是全省最年轻的正厅级干部，过几年就有可能进省级领导班子，如果运气好，被某中央领导看中，他还有可能升到中央去。他心里一直在做着步步高升的美梦，所以，这次处分对他的打击委实非同小可。

江鹏高心境苍凉，觉得仕途艰险，前途渺茫。我要是在做官搞政治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的话，又要三年到五年的时间，我才能恢复到我现在的级别，而这三五年，我必须忍气吞声，谨小慎微，溜须拍马，夹着尾巴做人。几年之后，我现在的年纪轻的优势将不复存在，程书记也已退休，像我这样受过处分之人再往上提升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江鹏高愈想愈悲观，觉得自己再在做官这条路上同人竞争，在这个方面去实现自我价值已没有优势。我必须新开道路，另辟蹊径。可除了做官，我还能干什么呢？教书？写文章？搞研究？他想起他在大学是学中文的，可文学方面的书籍，他已好多年没摸了，这些年所写的文章也大多是现代八股——自己或别人的讲话稿和报告，他认为自己在专业方面是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了。就在这时候，江鹏高想到了下海经商。他想经商虽然在传统的观念中是一种不受人尊重的职业，但现代人的观念已发生了改变，尽管经商还不能与做官相比，但也是很受人羡慕的了。不是有很多成功的商人挤入了社会名流的行列？这也许是一条路。从政靠权力来体现自我价值，经商则靠金钱。我虽然没经过商，没搞过具体的业务，可不见得赚不到钱，因为我有关系，不是说关系就是钱吗？弃政从商这虽然不是很光彩，可只要我赚了钱，这可能又要另当别论了。过去，鹏高在官场上是那样春风得意，从没考虑下海经商这条出路的。现在，下海经商的想法对处在人生低谷的鹏高来说，像在黑夜里看到了一盏明灯，不仅温暖了他寒冷的心，也让他看到了一线新的希望。但是，这想法似乎还不是那么坚定，这希望似乎还有一些缥缈，仍然驱散不了他心中浓重的阴霾。他缓缓地站起身子，双手往后捋了捋头发，提着皮包，拖着沉重的步子朝家里走去。

三

江鹏高回到家里，把手提包往茶几上一扔，就在沙发上坐了下来。满心的忧思似乎难以掩饰，脸上便笼罩着一片愁云惨雾。

他老婆王平平赶忙从厨房里端来一碗热气腾腾的五圆肚片汤递给他，并

关切地问道：“鹏高，怎么样？常委会做决定了吗？”

鹏高喝了一口肚片汤，看了老婆一眼，尽力显出平静的样子答道：“调省志办做副主任，党内记过一次，行政职务降半级。”

“噢，调回来就好。我们天天在一起，你就不会上那些乱七八糟的女人的当了。你做不做官，我都无所谓，我都不离开你，以后我们好好过日子……”

“你不要说了，我心里挺烦的。”鹏高又仔细地看了几眼老婆这张日渐衰老的黄脸，便闭上双眼，将头靠在沙发椅背上，思绪不觉便转向了对老婆的一些往事的回忆。

江鹏高老婆的一切都像她的名字一样“平平”——长相平平，气质平平，才华平平，知识平平，个性平平。江鹏高与她恋爱、结婚也非常平淡无奇。王平平当时是县里一位局长的女儿，在县政府打字。江鹏高大学毕业分配在县政府给当时还是县委书记的程光天做秘书。周围的人都说他俩很般配。大家一起哄，一撮合，他俩就真的好上了，而且，很快就结了婚。当时，江鹏高并没有觉得王平平配不上自己，因为他家是农村的，他自己当时并没有职务，也没想到自己以后的官会做得这么大。王平平是“文革”时期的高中生，以后再没上过学。就像鹏高跟着程书记“鸡犬升天”一样，王平平也跟着鹏高“夫贵妻荣”，从县城调到地区，再从地区调到省城；她的地位也由工人变成干部，再由一般干部变成了省人事厅管档案资料的科长。随着江鹏高对王平平了解的加深，随着他地位的升高，阿谀奉承者的增多以及相识的高品位女人的增加，他便认为老婆配不上自己。而且，这种认识随着时光的流逝，日益变得强烈。但木已成舟，江鹏高只能委曲求全，凑合度日，因为他知道像他这种在政治上有抱负的人在中国是不能随便离婚的。

老婆的好处和优点，江鹏高过去认为只有一条，那就是替他生了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并不辞劳苦，把他们抚养成人，使他们兄妹俩一个考上了大学，一个考上了中专。他与赵楚姻的事败露之后，他老婆不仅没有要死要活地同他吵架，也没有提出离婚，反而不断地安慰他，开导他，让他在寒彻之中感到了许多温暖和真情，这使他意识到了在老婆这个极为平凡的妇人的身上还深藏着贤良、忠贞、宽厚的美德。由此，他心里又添了一些负疚，觉得自己对不起老婆。

“鹏高，你喝汤吧，汤要凉了。”王平平有些茫然地看了几眼鹏高，呆呆地在他身边坐了下来。

“我不想喝。”

“我再去替你热热。”王平平又说。

“不用了，我不想喝。”鹏高睁开眼睛，看着那碗仍然冒着热气的五圆肚片汤。这是他平常最喜欢吃的东西，每次回来，老婆都要给他炖一大碗。可这时，他心情不好，没有食欲，无论什么好东西，都不想吃。

“你什么时候回来去省志办报到？”

“报不报到还难说呢。”

“还有别的去处吗？”

“没有啦。”

“那干吗不早点报到，上班？”

“我不想去省志办。去了那地方，我还有什么搞头？”

“你们这些官场上的男人一心只想往上爬，就是让你做了省委书记，像程书记那样，不也就是这么回事，不也是吃饭，睡觉，过日子……”

“好了，好了，你不要说了。”鹏高侧头看着老婆那张皮肤失去了光泽，眼角浮出了皱纹的已毫无魅力的苦瓜脸，心头涌出一种说不出的既同情又歉疚又难过的滋味。他抓住老婆的手握了握，轻声说道：“平平，你早点休息，我还要看一个文件。”

“那我先去睡了。你也不要看得太晚，要注意身体啊。”王平平端起肚片汤去了厨房。

收拾洗漱停当之后，王平平独自凄然进卧室睡觉去了。

鹏高按开沙发上的壁灯，开始读程书记给他的那份《邓小平南行讲话要点》。各类中央文件和领导人讲话，鹏高不知读过多少。以往读这些东西，他大多是一目十行，快速阅读，只求了解大意。因为经验使他知道这些文件与讲话之类的东西大多是时过即废的官样文章和陈词滥调，读了上文即知道下文。但是，邓小平的这篇“南行讲话”却一下就把他吸引住了。他一字不漏从头到尾读完一遍之后，又回头重读了一遍，并用签字笔在有关重点句子和段落下面画了线。多年的从政经验和职业的敏感使他意识到邓小平的这篇讲话将打破几年来的沉闷局面，在中国政治、经济、理论等诸多方面掀起一场轩然大波，而这场轩然大波必将带来投资建设的热潮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增长。他佩服邓小平的勇气、胆略和虽老却仍然清醒的头脑。他发现“讲话”里的许多观点，他自己过去也认识到了，但不敢说，当然，也不能说。他想

有些话在当代中国大概只有邓小平能说，也只有经他之口讲出来才会产生不可估量的巨大效力。

《邓小平南行讲话要点》涉及了许多方面，而江鹏高最感兴趣的是其对特区建设的评价和关于特区发展的观点。读完“讲话”，鹏高便清醒地意识到，沿海特区的经济水平已经远远地超过了内陆省份，而且，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特区将以比内地快得多的速度大踏步向前发展。鹏高放下“讲话”，从茶几上的烟筒里抽出一支“中华”牌香烟点燃抽了一口。他并没有抽烟的习惯，只偶尔抽一支玩玩，以打发那孤独无聊的时光。他把后脑靠在沙发上，边吐着烟雾边追忆着他去过的深圳、珠海、海南等特区的印象。追回的印象似乎只有林立的高楼、拥挤的街道、川流不息的汽车和人群，还有一些发了财的朋友的奢华的酒宴。过去，他从未想过要去闯特区，因为他走的是仕途，追求的是政治上的升迁。政治是要有根的，他的根就是程书记，他不能离开程书记。现在，对自己在政治上的发展，鹏高已失去了信心。因而，去特区闯闯的想法在“邓小平南行讲话”的刺激和鼓励下，便从鹏高的脑海里浮了出来。这个想法与刚才下海经商的想法一连接，就像接通了断了路的电线，使他心里的灯火又亮堂起来了。他顿感一阵激动，仿佛掉入地洞寻找出口之人突然发现了一线阳光。是啊，为什么不探寻新的道路？为什么不换一种活法？为什么不换块地方闯一闯？也许红道不通黄道通，做官不顺能发财。树挪死人挪活，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江鹏高越想越高兴，阴云笼罩了许久的脸上不觉露出了笑容。

就在他进一步思考去哪个特区，如何去法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这么晚了，还有谁来电话？鹏高心里犯疑。

电话是赵楚姻打来的。出事之后，鹏高这是第一次听到她的声音。

“你现在在哪？”鹏高有点激动，也有点高兴，可更多的还是紧张，拿听筒的手在微微发颤。

“我就在汉昌市，刚到，住在天华宾馆608房。”

“你等等，我记一下，嗯，好了。”鹏高放下笔，继续同赵楚姻通话，“你好吗？”

“一言难尽呀，见了面再说吧。你什么时候能过来？”楚姻的声音听起来很温和，这使鹏高松弛了一些。

“明天上午，怎么样？”

“今晚不行了吗？”